

青麻地

李文方 著

作家出版社

青麻地

李文方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麻地/李文方著. -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17.8

ISBN 978-7-5063-9466-6

I. ①青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9926 号

青麻地

作 者:李文方

责任编辑:李宏伟

装帧设计:申晓声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100125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142×210

字 数:249 千

印 张:11.75

版 次: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466-6

定 价:3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李文方

男，1948年12月生，哈尔滨人。黑龙江大学文学硕士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。编审，教授。历任《北方文学》编辑、黑龙江画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、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史志办主任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等职。1974年开始写作小说、散文，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篇，散文、随笔数百篇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文方心语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飞行猫：哈尔滨故事》，长篇小说《六角街灯》，文艺评论集《漫步心灵广场》，故事集《都市派对》《温柔陷阱》，以及文艺美学、艺术史等方面学术专著五部。中篇小说《巴什卡小铺》《红楼情恋录》发表后，被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选载。小说《飞行猫》被译成日文，在日本发表。中篇小说《巴什卡小铺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飞行猫：哈尔滨故事》，连续在第八届、第九届“黑龙江省文艺奖”评选中获奖。1997年获黑龙江省文联颁授“特别优秀创作奖”，2008年，获国家颁授“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”。

目 录

- 001 青麻地
- 017 包头十三嗨
- 109 一妻二夫
- 143 老华石与燕子头
- 184 男人的河谷
- 205 二十四块石
- 236 消失的驿站
- 367 后记 潜行于人性深海的底层

青麻地

我梦见小溪边有一片青青的麻地，青麻好似一座森林，麻叶平伸着五指尖尖的叶瓣，就好像千万只张开的手掌……

它们在向人世间要求什么呢？

—

“十几年了，总想来给他看看病。”霞表妹变老了，鬓角甚至白了，可是精神很好，“就是老没这份钱。去年，队上实行大包干，我包了八垧水稻，青麻也收了，凑了点钱，我就把他拽来了。这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？怎么没带孩子一块来呢？”妻子是个热情爽快的人，因为下过乡，对乡村人有股特别的亲切劲。

“表姑，姑父的手怎么啦？”我女儿小敏怯怯地问。

“烂了，脉管炎……”霞妹拉过小敏，“敏儿，看，表姑给你带了件衣服来。”

霞妹解开包袱，取出一件衣服，展开来放在桌上。这是一件普通的漂白亚麻布半袖上衣，胸前钉着五个闪亮的银扣子。

“哎哟，霞妹，看你，这些年你的日子不好过，干吗花钱弄这个，孩子不缺衣服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霞妹把布衫放在小敏身上比画着，脸上露出了笑意，“孩子长这么大，连个布丝也没穿着姑姑的。去年卖麻，头一件事，我就挑了这件小褂。乡下地方，没啥好样子。”

我几乎插不上嘴，有好多话要谈，可又觉得说出来不大合适。我和霞妹一家，至少有十八年没见过面。对于这位双手吊着、不发一言的妹夫，我几乎认不出了。

“痛得厉害吗？”我想和妹夫说几句。

“常了，惯了。”妹夫的骨架宽大，瘦削得厉害，“我不来，她硬撑着非来不可。这个病，没听说谁得上治好过……”

“龙哥，你听听，”霞妹脸上掠过一道阴云，“这叫男子汉的话?!你们有空回乡下看看，如今家家户户拴车买马，热热火火，要是他的手能干活，该有多好!”

我在霞妹脸上发现一种熟悉的光芒，尽管时光流逝了近二十年，我们都成了奔四十的人了，可看到这种光芒，我又清清楚楚看到了当年的霞妹……

二

我妈妈和霞妹的妈妈是亲姐妹，一个嫁到城里，一个嫁到山里。我和霞妹是同年生的，没见着她的面，就常常听妈妈讲起，心里早有了很深的印象。

我初中毕业那年，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吧，升学考试结束第二天，妈妈就催我下乡到霞妹家去。这是我头一次自个儿出远门。到船码头接我的，就是霞妹。那时我们怎样见面相认的，如今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反正，我高高兴兴跟她走上了山道。

从船码头到她们屯，听说有十二里地远。霞妹不紧不慢地走在前边，她话不多，也很少停下来。

那是八月天的晌午，很热，小路上几乎没有行人。窄窄的山道，两个人走路，只能一前一后。路边全是高高的桦树、柞树，风一吹，“沙沙沙”响个不停，真怕从什么地方蹿出一只狼来。我不由得撵上两步，贴近霞妹走。

“龙哥，”忽然，霞妹停住脚，转过身，笑吟吟地问我，“你渴不渴？”

“渴。”我照实说了。

霞妹眼睛一闪，刚见面时那种大姑娘样儿，不知跑哪儿去了。她扯起我的手，说：“来，跟我来。”

我们钻进了树林，大约走了二十分钟，霞妹站住脚，松开我的手，掠掠自个儿汗湿的刘海：“到了。”

“哦？”我四外一看，什么也没发现，这儿跟别处的树林一模

一样。

霞妹用手拨开我们面前那丛榛柴棵子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：树林中央，有一条小溪，小溪这岸是一片青青的麻地。那麻长得有两人高，整整齐齐、黑绿黑绿。

“来，坐这儿。”霞妹让我坐在塔头墩子上，自个儿脱了鞋，挽起袖子，走进麻地边的矮秧田地里，弯腰找起什么来。

“龙哥，看看！”霞妹直起腰，手里捧着个不大不小、生满花纹的西瓜。

“哟！”我惊叫起来，想奔过去。

“别来，踩坏瓜秧！”霞妹叫了一声，“接着！”

西瓜正好落进我的怀里。我们把西瓜摔开，鲜红的瓤儿，喷鼻的清香。我俩你一块我一块吃起来。

“甜吗？”

霞妹满意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儿，笑了。

“甜，真甜。”我边吃边问，“这儿咋会有这个？”

“咋会有？”霞妹笑了，“种的呗。”

“是你们种的？”

霞妹点点头。

“不怕丢？”

霞妹挨着我坐下来。“丢？不怕。这就是给别人预备的。”

我呆愣地瞅着霞妹，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

“这片青麻地，是我家背着公家种的小开荒，”霞妹神秘地说，“叫公家知道了，要没收的。”

“那为啥还种它？”

“不种，拿啥买盐、买火柴、打灯油呢？”霞妹用手捻着一片黑绿的瓜叶，“为了怕有人闯到这儿回去乱嚷嚷，我大……”

霞妹顿了顿，用眼睛扫了扫我，我明白，她是怕我不知道她说的“我大”究竟是谁。其实，我早听妈妈说过，这一带山里人家，怕孩子不好养活，不让孩子管父亲叫爸叫爹，而叫“大”。

霞妹见我明白她的意思，才接下去说：“我大年年在麻地边种西瓜，自家从来不收。谁撞上，谁就吃。嘴上甜了，回去也就不吱声了。”

“噢……”

“龙哥，回去别告诉我大，他不许我们上这儿来。”

霞妹站起身来，可又像舍不得走，摸摸高高的麻秆，又拍拍闪亮的小西瓜蛋儿，问我：“龙哥，你喜欢这儿吗？”

“喜欢。这儿真有意思。”

从青麻地出来，我好像和这山林小路变得亲近了，瞅着那莽莽的林子，我不再怕随时可能从里面蹿出一只狼来，相反，倒觉得那林子后面，到处可能都有一片片美丽的青麻和香甜的西瓜。

三

到姨父家的第三天，姨父忽然乐呵呵地问我：“龙儿，等会儿吃过晌午饭，你是在家玩儿，还是跟我们一块儿上青麻地？”

青麻地？！

我忙拿眼膘里外屋忙着端饭放桌子的霞妹，来的时候在青麻地吃西瓜，她告诉我保密，我把嘴巴封得严严的。怎么姨父倒

大吵大嚷地说出来了？

霞妹假装没看见我的眼色，只抿着嘴儿笑。

“哎，你们俩这是捣的什么鬼？”见姨父问，我只好说：“青麻地是小开荒，不是不许说出来吗？”

“噢，”姨父很有深意地瞅了霞妹一眼，哈哈一笑，说，“是啊，一时一个令。刚下来的精神头儿，小开荒放了明路喽。”

“放了明路？”

“嗨，多少年了，这是头一把，咱庄稼人种疙瘩地，不算犯法了！”姨父显然很开心，“下晌去割麻，不请帮工，就咱爷几个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表哥们，霞妹和我一齐欢叫起来。

我早就知道这一带生产队日值低，不勾钱。家家户户都把“上烟”“割麻”当成节日来过。因为，只有这两项收入，算是农民自己的。既然小开荒公开了，我也就把心里的疑问倒出来了：“姨父，青麻地在大林子里，你们砍树烧荒不害怕？”

“傻孩子，咱哪敢干那伤天的事啊。”姨父从柜下翻出几把镰刀，放在一块大磨石上磨起来，“提起这块青麻地，话可长了。光复以前，就有人种。那时候，人穷得啥道都想，三两人一搭伙进山种大烟，也不知谁开的这片荒。”

“那你们咋找到这片地的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那还得说是你霞妹子的福哩。”姨父说话不误磨刀，手脚麻利，简直把我迷住了，“有一年我带她上山采药，是她碰上的。你看看，你霞妹算个大的，下边一小帮。队上一分钱不开，白供口粮也算不错了，过日子就全靠这块青麻地了。”

恰好这时霞妹端着热腾腾的苞米子饭盆进屋，姨父有意地说：“这要是往后兴种了，我还想，咱家穷，拿不出钱嫁姑娘，就拿这青麻地当嫁妆呢！”

“大……”霞妹脸飞红，撂下饭盆跑出屋去。

“可怜这丫头喽，一天书没念着，连件像样衣裳都没穿过。”姨父说，“这么多年，就是去年卖麻后狠狠心，给她买了件蓝花小褂，算是件新衣裳。”

我的脸也红了，心头咚咚直跳，想说霞妹好，又觉得不好意思。正不知怎样摆脱这个困境的时候，院子里传来一声呼喊：“芦大叔——”

“进来，进来。”姨父忙应声。

进来的是一个小伙子，大约十六七岁，挺结实，手里拎把镰刀。

“听说，下晌你们要割麻，我妈让我来打个下手。”小伙子挺腼腆，有我这么个城里来的学生在屋，更拘束了。

“行，上炕，吃饭，来，吃饭。”

这是我来到姨父家最丰盛、最热闹的一顿饭，大黄米豆包、苞米子粥，炖水豆腐，外带炒鸡蛋。

四

下晌霞妹直等姨父一帮人走后才出屋，她换上了那件蓝花小褂，洗得透透珑珑，把霞妹苗条的身腰衬托得更好看了。

叫我纳闷的是，自打那帮工的小伙子满屯来后，霞妹就没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几乎连看都没看过他一眼，跟我反而倒几乎寸步

不离，更亲热了。

“龙哥，你别急，等会儿我给你带两望。”没等动刀，霞妹就悄声对我说。

“看，这样。”霞妹看我割了几下，走过来把住我的手，“紧贴地皮，横走刀。这麻是要卖的，刀下丢一寸，一个月的油盐就没了。”

“唉，这可真不易啊。”我直了直腰，看见前头几个人，不分老少，一律光着脊梁。满屯紧把地边，他那黑黝黝的脊梁，在太阳光的强烈照射下，发着光。我很羡慕，就说：“满屯真能干。”

不知这话有什么不对，霞妹忽然变了脸色，奇怪地瞟我，眼光里有股莫名其妙的悲凉劲儿。

霞妹不声不响地埋头割上了，我心里纳闷，又不好问，只好也埋头干活。我本来身子就弱，太阳一晒，头有些昏。割着割着，手一滑，刀从麻秆上溜出，“嚓”地砍在我左小腿上。

疼倒没觉出来，只是脑袋“嗡”一声，坏了，我惊得把刀一扔，双手捂住伤处，坐在地上。

“哎呀，你怎么了？”霞妹听到声音回头一看，脸“刷”地白了。突然，她一伸手挑开自个儿小褂纽扣，脱下小褂使劲一撕，“刺啦”一声，一眨眼，小褂变成了四条长长的布带。

布带全扎上了，血还是往外渗。我看着那血一点点浸透出来，染红蓝布上的白花儿，变成那么红的红花，可还是一点没觉出疼。

前边的人听到动静，全放下手中的活儿，跑了过来。姨父平时温和的脸一下子变得那么可怕，他瞪着霞妹，大声叱骂：“死丫头，没魂儿了?! 叫你照看点你龙哥，叫你照看点你龙哥，你

干啥去了?!”

我心里很不忍，完全是我的错，倒连累霞妹挨骂，更别说霞妹唯一的小褂儿了。我强作镇静地说：“姨父，不怨霞妹……”

“龙哥，你不知道，这青麻有毒，沾上破口要烂的!”

我吃了一惊，噤住了。

“大，我送龙哥回去吧。”霞妹低着头说。

“不行，从这儿到家，又过河又上山，你能背动吗?”姨父怒气未消，“我去送，你给我在这儿好好干活!”

“大……”霞妹执拗地说，怎么也不抬起头来。

满屯满脸同情又不敢出声，一直呆呆地望着我们。姨父瞪着眼，半晌，叹口气，从地上拾起自个儿的大褂子，丢给霞妹，“先披这个!唉……”他口气变软了，“等卖了麻，大给你买件新的。”

“大……”霞妹的眼泪终于噼噼啪啪地落了下来。这是为什么?是因为受到委屈而难过?还是因为受到误解而气恼?

当时我没法知道，到后来才听说，霞妹自从十岁起，就许给了满屯。好多年来，两家来来往往，当亲家走动，可霞妹却从来不喜欢满屯。满屯有什么不好呢?身子结实，老实憨厚话语少，能干活儿，没什么不好。可是，霞妹就是没法喜欢他。这也许，是她那少女内心里一种独特的反抗心理在起作用吧。那天，在满屯面前，那样伤了她的自尊心，她哪能不难过呢。

五

我的伤口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中毒溃烂，这大概全亏了

霞妹的精心照料。尽管她对我很好，可看得出来，她心里有什么事，总是闷闷不乐，有时候一个人发呆，老长时间不动一动。

十多天以后，伤口基本好了，我能下地随便走动了。一天，吃过晚饭，全家人围在大筐箩边挑橡子，姨父好像有什么事要办，早早地催几个表弟上炕睡了。

等表弟们睡熟，姨父和姨母相互使了个眼色，姨父这才开口，说：“霞丫头，你龙表哥是个念书识理的人，来一趟也不容易，趁着他在这儿，咱们商量商量你的事，行不行？”

霞妹坐在灯影里，低着头一声不出。

“满屯家提过三遍了，说你俩都十七大八了，也该过门成亲了。”姨父戚然说：“按说，家里孩子顶数你大，本想叫你再帮家里几年……”

霞妹的眼泪落在光滑的橡子上面，一滴一滴渗进橡子堆里。

“你心里咋想的，倒是跟大说呀。”姨父不安地催促着。

霞妹索性伏在橡子堆上抽泣起来。

姨父求助似的看着我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只好劝慰说：“霞妹，别哭，别哭……”

完全没料到的是，霞妹突然一扬头，双手捂住脸，扭身跑出房去。

姨父和姨母呆呆地坐着，相对无言。

我走出房门，来到院子里。

这天月明星疏，山村里静得很，连声狗叫都没有。一群群的萤火虫满天价飞，时时撞在人脸上。霞妹靠在李子树干上，小声抽泣着。

我下了最大的决心，伸手握起了霞妹那冰凉的双手，说：“霞妹，你要是真不愿意到满屯家去，我去跟姨父说。姨父是个好人，能听我的。”

六

“龙儿，你以为姨父真不明白她的心思么？”姨父听完我的一番话，长长吁了口气，“当爹妈的，哪能那么没心。霞丫头虽说一天书没念过，可心里灵透。她没相中满屯，这是两家都知道的。可事已定了，咱钱也花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钱？”

“八年前，满屯家就过了头聘礼钱。那阵你几个表弟闹病，也是逼得没法。”姨父口音变得又干又涩，“没指望还，咱也没法张口借钱哪。”

“那……把钱退了不行吗？”我极力想着出路。

“行倒是行，人家也不是非赖着咱家不可。满屯这孩子老实，不会说啥。可钱打哪儿来呢？”姨父犹豫犹豫，“要是青麻地老像今年这样让种下去，拼着全家不点灯、不添衣，把一年卖麻进的百十块省下来，有三四年也还上了。”姨父瞅瞅我，有点羞赧地说：“龙儿，可不是你姨父心狠，不懂事理，我瞅着孩子心里老这么憋憋屈屈，又替老的着想不肯说出来，连做梦都愧得慌啊。”

七

回家的时候，又是霞妹送我。窄窄的小道，蒿草长得快封地了。这些草蔓扯着我的裤腿，似乎舍不得放我走。

快到车站了，霞妹终于开口叫了声：“龙哥。”

我站住脚，回过身。

霞妹温柔地看看我，轻轻地说：“要是，我也能跟你一块儿，自由自在地走，有多好啊……”

“那咱这就回去，跟姨父说说，我们一块走。”

霞妹惊奇地盯着我，摇摇头：“不行，家里离不开，再说那边也不能让。”

“别急，会有办法的。”我满怀信心地说。

船笛在远处响了，我们又一前一后地赶路了。

八

妈妈热心地接受了我的建议，想尽一切办法借钱。一年过去了，钱还差些。但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，霞妹就要出门子了，嫁到满屯家，信是姨父托人代写的，十分简略，只是说钱不用再张罗了。

我完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更不相信是霞妹自己的心愿。

假期终于到了，我把攒了一学期的助学金拿出来，上街为霞妹买了件那时候挺时兴的漂白亚麻布半袖衫，最叫我喜爱的是，